

思考、提问(批判性思维)

黑川 清

日本医疗政策机构 代表理事

乘竹 亮治

日本医疗政策机构 理事·事务局长/CEO

2023年第一次的HGPI研讨会，我们有幸邀请了日本医疗政策机构代表理事黑川清以及同机构的理事·事务局长/CEO乘竹亮治进行对谈。

根据本机构至今以来的发展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并对未来展望。



演讲重点

- “思考、提问”背后的深层原因
- 黑川老师经历的国际性职业生涯与在美国的经验
- 迄今为止尝试的各种改革
- 信息透明性与责任感
- 文理综合教育，“提问”的重要性-敲响日本教育体制的警钟-

■ 『考えよ、問いかけよ「出る杭人材」が日本を変える』(毎日出版社)の写作背景

乘竹: 黑川老师在写这本书时是抱着怎样的想法，日本社会中又存在着怎样的隐患，才让老师把“出る杭人材(出头鸟人才)改变日本”定位书名？

黑川: 我在书名里的“出头鸟人才”上特意加上了双引号。创新者在世界上早就见怪不怪，但在日本依然被认为是出格的人。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流动性太低。想象一下在大企业里工作，不能自由移动或者为了从责任里保全自身、又或者是为了升职而谄媚献媚，这些行为已经成为了惯例，所以大家都不敢说“不”。但事实上，公司或者大学这样的组织，应该对于人才的流动更加开放。

■ 黑川老师经历的国际性职业生涯与在美国的经验

乘竹: 听说黑川老师在1969年阿波罗11号登陆月面时，正巧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oward Rasmussen教授那里收获了三个建议。

黑川: Rasmussen教授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部生化学部的部门长。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三个宝贵的意见：①PD(博士后)是独立的研究者，也是逻辑清晰的学术专家。②给你两年时间来证明自己是一名独立的研究者。在不过分脱轨研究小组研究课题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③在英语方面，不懂就诚实地说“不知道”。我本来认为研究课题是教授给的，听到Rasmussen教授的这些话让我醍醐灌顶。这也是我决定“要让老师大吃一惊”的转机。

后来我前往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当时因为John F. Kennedy总统的暗杀事件与Robert Francis Kennedy的暗杀未遂事件连发，美国社会处于敏感期。人心惶惶，但是图书馆仍然为钻研于研究的学生24小时开放。而当时的美国物价，收入一年大约2,000到3,000美金，每个月250美金，以这样平均水平的收入，能在保障自己优渥的生活质量的同时租借到一套很好的公寓套房了。我在1967年通过一篇关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血液透析的论文获得了日本国内医学博士的学位，然后在虎之门医院分院里积累了一年的临床经验，32岁又回到了东京大学医学部第一内科担任助手，而当时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月收入差不多是70美金。

我出国在外期间，东大向我保障了3年的内科助手职位，原本打算3年内回国，但是日本国内的升职由组织和头衔来决定，我更喜欢美国那边根据你的工作内容来评价的风气，而且在美国的生活更充实，所以我当时延长了在美国的工作时间。我在美国的研究课题与临床的内容很相似，所以当时还打算去考美国国内难度非常高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医师执照。在美国不同学校相同学科间的移动，也不像日本国内这样有很多约束条件。Rasmussen教授向UCLA的Charles Kleinman教授写了封推荐信，我就转到了UCLA。加利福尼亚州的医师考试里，有内科的专门医师执照，又正好有肾脏内科专门医师制度，所以我就去考了。在美国有人赞助你的研究，也不会被看作是正规的雇佣契约，反而会被认为是故意不缴税。所以获得医师执照为患者看病，这才经济条件逐渐好转。

另一方面，美国的雇佣契约并非终身制度，也没有年金。但仅仅是大学里的收入就足够我长久居住，还能换更加舒适的房子，比如说家里带泳池的那种。

之后又经历了阿波罗登陆月球表面、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纪念活动等等，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中学到最多的时期了。

■ 迄今为止尝试的各种改革

乘竹：那么黑川老师怎么会想到对日本医学实习生制度、医学院概念进行改革？比如日本的政策问题有专门医师认定制度、家庭医生的培养不足等等。东海大学又是怎么应对这些问题的？

黑川：美国也有过医学院的改革。正好是Apple的上市时期。我的老师尾形悦郎教授邀请我担任东京大学医学部第一内科的教授，同时计划医学院的改革，但当时失败了。如果在退休年龄前辞职东大的话，是拿不到全额退休金的，所以我就接受了东海大学医学部长的邀请。所以在东海大学实施改革的时候非常顺利。后来又有许多其他学校效仿了改革，为医学部的学生们提供了去国外大学或者医院留学和实习的资源。我很高兴能顺利对医学部进行改革。

乘竹：原来是这样。我记得1997年日本成立了脏器移植法，黑川老师是委员会的委员长。2003年厚生劳动省的评议会中关于死后脑移植，当时是出于怎样一个想法？

黑川：肾脏的提供和大脑相比要简单许多，但是当时关于脑死亡的议论持续了很久。我对脏器移植委员会提出了全面公开的条件，否则不接受委员长的头衔。参与移植的医生、市民代表等等，我认为这些多方利益相关方的讨论过程应该通过媒体向公众开放。然后随机指名参加讨论的人，向新闻界征求了意见。

乘竹：那2011年，日本宪法政治历史上有史以来首例在国会上设立的东京电力福岛原子力发电所事故调查委员会，期间开展的会议也都在YouTube上公开，还有同时翻译，黑川老师的工作不好做啊.....

黑川：当时明明发生了国家级别的重大事故，却没有立刻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发生当时起报道媒体就受到了高度重视，但政府与东京电力的公开声明与发表又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在福岛发生的事，海外媒体报道的分析也与日本政府的解释不一致，情报非常不透明。所以我当时认为与其说让日本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失去信用，倒不如全程公开会议，将日本政府分析福岛事故的经过，通过工程师的角度来逐一说明。距离事故发生9个月后，我被传唤到超党派的议会会馆，被任命为事故调查的专案组。当然我也比较担心调查结果对日本会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但是身为委员长，我还是主张信息的透明和公开，因为这在挽回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赖性必不可少。委员会一共举办了20次，期间与一些主要担当负责人的对话与调查过程也全部通过网络实时转播。

■ 信息透明性与责任感

黑川：在日本国内，很多人都把Accountability翻译成说明责任，但这本来就是典型的暧昧的翻译(lost in translation)。Accountability原本的意思是“执行并完成交付给自己的职责·责任”。日本是一个垂直社会，自我介绍时还需要加上所属机关的名称，但在国外就只需要说职位。我想这也是导致Accountability被翻译成说明责任的原因之一吧。

乘竹：虽然美国的方法也不能一概说正确，但比如在美国海军这样的组织构图中也分成了Accountability和Responsibility这两个项目。

■ 文理综合教育，“提问”的重要性-敲响日本教育体制的警钟-

乘竹：工程学确实非常重要，但liberal arts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黑川：大学入学时，美国并不像日本这样只根据学业成绩来判断合格不合格。日本的教育是以将学生送进大学为目标，也就是说重视记忆力。这个能力虽然能在入学考试的时候让学生们考出好成绩，去更好的大学，但最后它也只能在那些猜题娱乐节目里发光发热。美国并不存在文科理科的分类。所以日本教育界需要重新考虑开展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就推荐学生们研读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些古典文学。日本在战后经济成长期间，跟随美军品尝到了临时应对的一次成功体验，但问题是这个成功体验并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现在，人们需要的并不是麻木的记忆，而是思考能力。所以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是培养思考力，而不是单纯地授予知识。

乘竹: 听说黑川老师以前有过彻夜思考的经历。

黑川: 当时我在反复进行“WHY”的自问自答，然后一不小心就到了早晨。那些不存在答案的问题，或者说还不明确的现象，对于这些事提出合适的提问，这样的能力才是liberal arts本来的定义。比如现在乌克兰的问题就足够大家去深入思考。比如，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核电站的存在以及它的危险性。那再换位思考，日本的核电站又该怎么办呢？就像美国911事件前后，日本政府也受到了两次相同的威胁警告。对于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反复问自己“WHY”。

乘竹: 黑川老师总是针对事物的本质问题进行讨论，让我受益匪浅。我觉得黑川老师保持年轻的秘诀，一定就在于经常思考，然后老师周围也都是些善于思考的学生，所以才能时刻保持年轻吧。

■ 对HGPI今后的期待

乘竹: HGPI作为独立·中立的智库保持着廉洁精益的经营管理体制，黑川老师对HGPI今后有怎样的期待？

黑川: Japan as Number One的时代已经迎来了终结，这30年里日本的GDP没有明显上升，反而保持着平稳的趋势。除开经济低迷，国际学术杂志上日本刊登的论文数也是主要国家种唯一没有增加的国家。而相对的，近年来中国的研究论文数迅速增多，现在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研究论文数最多的国家。日本在科学研究领域上几乎失去了竞争力。这种政治性质上也极为敏感的话题很少会被媒体报道。期待今后的媒体能够起到监视政治等权势的作用。也希望日本能真正发挥民主制度的优点。HGPI作为中立智库，在研究卫生政策的65个国家中排行第三，又在研究国际卫生政策的35个国家中排名第3。即便没有政府的辅助金也能顺利运转。所以我希望一些不畏权势并且愿意公开所有信息的年轻人，以及女性积极参与。而对于年轻人，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日本，俯瞰整个日本的社会情势。然后充分活用他们在国外的经历，将日本打造成一个更好的国家。所以，年轻人的肩膀上承担着国家发展的职责。

日程·形式等

时间: 2023年1月19日 (周四) 19:00-20:30 JST

形式: 线上+线下 (线上: Zoom Webinar、线下: Global Business Hub Tokyo)

地点: Global Business Hub Tokyo North, Central Field

(〒100-0004 東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1-9-2 大手町フィナンシャルシティ グランキューブ3階 Global Business Hub Tokyo)

使用语言: 日语

参加费用: 无

参考资料: 「[考えよ、問いかけよ「出る杭人材」が日本を変える](#)」 (毎日新闻出版 2022年10月25日) 作者 黑川清

演讲者简介

黑川清 (日本医疗政策机构 代表理事)

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1969-1984年在美国UCLA医学部内科教授，后任东京大学医学部内科教授、东海大学医学部长、日本学术会议会长(2003-2006年)、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议员(2003-2006年)、内阁府特别顾问(2006-2008年)、WHO专员(2005-2009年)。被国会制定为东京电力福岛原发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2011-2012年)、担任全球健康技术振兴基金(GHIT Fund)的代表理事·会长(2013-2018年)，同时参与了内阁官房健康·医疗战略室的健康·医疗战略制定(2013-2019年)。目前是世界痴呆症理事会(WDC: World Dementia Council)的委员·副议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的效果研究组国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与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东海大学的特别荣誉教授。

乘竹亮治 (日本医疗政策机构 理事·事务局长/CEO)

从日本医疗政策机构开设初期参与至今。率领了患者权益组织的国际合作支援项目、震灾复兴支援项目。后来在国际NGO积累经验后，致力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府民间共同协作的灾后支援与健康增强项目。同时，也曾从事于美国海军的医疗人道支援项目、军民合作项目。是WHO(世界卫生组织)关于“Expert Consultation on Impact Assessment as a tool for Multisectoral Action on Health”工作团队的成员之一(2012年)。曾担任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客座研究员(2016-2020年)、东京都“超高龄社会下东京的理想状态的会议”委员(2018)。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疗人类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同时也是美国医疗支援NGO Project HOPE的公益顾问。

本机构定期邀请医疗政策的意见领袖与创新者进行相关研讨会

详情见机构主页 <http://www.hgpi.org/>